

绝境风光

傅平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绝境凶元

傅平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境风光 / 傅平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059-8362-5

I. ①绝… II. ①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3173 号

书 名	绝境风光
作 者	傅 平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 旭
印 刷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362-5
定 价	3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序

◎曾精明

这些年，一些朋友（有的人是经朋友介绍）要我为其作品写序或评论作品什么的真还不少，但是，回忆起来，我答应下来为其写过的却十分有限，加上这次傅平所托，也不足五位。其原因说来话长，其实也很简单。首先，为其作品作序写评论，你至少要有把别人的东西读懂、看出一点门道来的知识储备，才能说上几句在行的话，要不就只有打胡乱说，这哪行呢！为此，笔者只有那么点墨水，对多人只有婉言推辞罢了。其次，纵观当下文坛，不乏有人利用手中的笔写点什么东西，为其达到影响，找一些自认为可用之人，借助他人之笔“抄近路”。在这点上，我是深有感触的。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闸门刚打开，许多人在各自的平台上跃跃欲试，都在争做弄潮儿。经济领域一时各类公司满天飞，文坛也不平静，社会、学校各种文学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今天征文、明天评奖，好不热闹。一天，笔者所在的城市一所中学的七八个少男少女找上门来，说是要以他们组织的文学社向我汇报情况，并邀请我做他们组织的文学顾问，任务是帮助他们编辑点评向全国学校征集来的几百首诗歌。经他们介绍，凡参加征文的作者都是交了参赛费的。为了说明这个文学社团受到各界重视，他们还特地将以社团名义邀请的中国文坛一位很有名的前辈题写的那幅词拿给我看。为扶持这些热血沸腾的文学青年，笔者便爽快答应了，于是百忙中按诗歌种类进行了分类，并对筛选的作品进行点评。任务完成后，我却再也没有得到有关这次诗歌征文的情况。过了两年左右，突然有一天在路上碰上了一位当年上过我家的文学青年，他向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们被×××给“耍了”。说那位文学社团发起人把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作品和收到的经费，把我给帮忙筛选、点评的作品以个人名义出了诗集，凭这本作品被某大学破格录取了。听到这里我惊讶之中只有无语了。作品是大家的，费用是大家的，文坛



前辈题词是大家的，怎么就成了个人的了呢？自然，原本说送我留作纪念的作品也没有了。为了让文坛干净些，我从此多了不再被人“耍了”的防范。

然而，傅平要我为其创作的长篇小说《绝境风光》提提意见，并为其写个序。于是，我又爽快地接受了这份任务；于是，我开始追忆我和傅平的往事；于是，我乐意为他的作品说三道四。也许有人会想，是不是傅平当年担任《四川检察》杂志主编时给了笔者发稿的方便，这里我可用人格保证，在检察机关工作至今，我没有在《四川检察》留下过一个字。我爽快答应，只是冲着傅平的为人而已；我乐意为其作品说三道四，只是冲着傅平的为文而已。

傅平，一位诚实可交的人。通过十多年共事，我对傅平是有一定认识的。他在仕途、名利上与其性格和形象十分相似，清清淡淡，和风细雨，自然少了功利和投机，大有晋代官人张翰推崇的“人生贵得适意尔”的境界。笔者是一位弃官而受世风沦落之人，在争名于朝、夺利于市的当今，无权无势者有谁与其说上几句知心话？更谈不上什么攀援了。我记得有一天，我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信息，短信中除了有我的一首小诗中的几句诗句外，还有一句“新诗写到这个份儿上，真不容易”的评语，落款是傅平。当时，我很感动，他这样评价我的小诗，我觉得傅平不仅懂诗，而且也懂做人。因为，他尊重艺术，说真话。

傅平，一位资深的司法人才。我与傅平相识相知纯属工作缘分。上世纪90年代末，我调到省检察院工作时，他是《四川检察》杂志的主编。那时每双月杂志出来都要给我送，这对于一个刚从事司法工作者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拿到杂志，总会翻翻，寻找扯人眼球的文章读读，不断丰富自己的法律知识。杂志很专业，文章编辑有水平。杂志看得多了，文章读得多了，自然对傅平的了解也多起来，开始称他为傅主编，往后称他为傅老师了。这天，当我接过他递上来的那几十万字的小说，我突然对他又多了一份惊讶！我知道编辑司法类文章，靠的是逻辑思维，而文学创作靠的是形象思维。他能将不同的思维习惯转换过来吗？带着惊讶和疑虑，我开始阅读起他的作品《绝境风光》。

《绝境风光》有较强的可读性。说实话，读者最害怕的是小说无故事，翻开书就想打瞌睡。之所以莫言成为中国文坛获诺贝尔奖第一人，其中他有一个大本领，那就是他多次表白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认

为莫言不仅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而且是一个敢于讲故事的人。恕笔者直言，如果一个人没故事讲，最好不要写小说。傅平在《绝境风光》中运用多种文学手段，努力去把故事讲好，这是值得肯定的。故事性越强作品的可读性越大。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陈克勤、张绍云、苗灵芝、朱仁才、罗洪贵之间的斗争，被作者设计得悬念重重，让故事曲折而生动。从作品开始到结尾，始终用故事情节制造矛盾，推动内容发展，可以说傅平是一个能讲故事、能把故事讲好的作者。

《绝境风光》塑造人物有个性。有影响的小说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作者在作品中塑造了各具特色、各具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假如《西游记》里面的唐僧、猪八戒、沙和尚都跟孙悟空一样，有七十二变，有一双金睛火眼，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恐怕西天取经的故事就没法讲了。《红楼梦》中的女性都跟林黛玉一个样，一副病态，多愁善感，我想曹雪芹也就把故事写不下去了。傅平深谙文学之规律，尽其所能来塑造出不同人物个性。随故事需要出场的“杜跛子”、“闲不醉”、“救醉狗”、“骚婆娘”、“张山”、“李记”……这些人物在傅平笔下各自扮演了相应的角色。

《绝境风光》传递的是人类正能量。当今世风下的文坛，能坚持传递正能量的作者确实不多。纵观整个文坛，当前为文者有三类情况：一种是为政治需要写作，最典型的莫过于大家熟悉的《金光大道》。另一种是为迎合市场赚取钞票写作，不管文明不文明、道德不道德，只要有市场就有人写、有人拍。例如近期炒得沸沸扬扬的一些影视作品，为了迎合青少年追求名牌、攀比消费的心理，就有你开宝马、我就驾奔驰，你穿名牌、我就戴名表，你把头发染成金色、我就把头发染成红色的种种追尚，而艰苦创业、勤俭持家等优良的东西却鲜有所见了。再一种是为了弘扬传统美德，惩恶扬善而写作。这类作者是在认认真真做学问，他们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遵循文学的艺术规律，潜心地去创作具有时代特色的严肃文学。我认为傅平是属于第三种文学创作类型，走的是正道。

《绝境风光》是一部取材于现实社会的法治长篇小说。翻开书页，作者在显眼的位置特别说明“本小说故事纯属虚构，没有真人真地原型”。然而，作品题材却来源于现实生活，是一部描写缉毒与反缉毒、腐蚀与反腐败斗争的法治作品。虽说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均属虚构，但这些虚



构的故事和人物却实实在在存在于我们现实社会。作者的声明不外乎是不要让世人对号入座。自古以来人们都知“戏上有的世上有”的道理，就是这样一个浅显得不能再浅显的道理，却道出了文学艺术产生的深奥规律。

读完作品，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傅平有能力去现实社会中发掘开采文学艺术所必需的宝藏。我们相信，傅平只要继续努力下去，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更好传递正能量的作品！

2013 年仲夏于成都

如今的国家机关，上挂下派已成培养干部之常态。蜀都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干警陈克勤离婚当年，也被纳入下派视线。

年龄三十五左右，职级正科，这样的条件下派到县公安局，安排副职不亏，安排局长助理也说得过去，什么官衔没有或按时髦说法“裸挂”，难免让人心生疑窦——这是培养对象吗？咋混的！陈克勤就属“裸挂”，混成这样不是组织没给机会，而是自暴自弃，责任在己，完全在己。

“都这把年纪了还下派，就当帮市局完成任务吧。得得，别给我压担子，俺就一平头百姓命。”禁毒支队李朝辉支队长找其谈话，他嘴里竟冒这样的傻。

的确，陈克勤的工作生活作风与他姓名中的寓意“克苦勤奋”相去甚远，他是市局出了名的散眼子，属屁股长钉办公室难得见人那种。一次，某天，支队新来的一把手上任都一月了，两人在走廊碰面，他竟截住其问：“同志，你找谁？”

李朝辉脸拉长了：“同志，你是谁？”

同事小戴忙把他拍到一旁，埋怨说支队长都不认识，要长了！

这事以后，李朝辉注意上了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之人，经过一段观察下了结论：办案还行，交的任务再难也能完成。就是工作作风自由散漫了些，还需到基层锤炼。于是，这一年的下派名单里有了陈克勤名字：时间——两年；地点——金水县公安局；挂职——副局长。自身的成长经历让朝辉支队长从内心赞同“越是艰苦越锻炼人”的观点，他坚信只要环境合适岗位合适任务合适，小陈是能成长的。不料一谈话，此人却这态度，令朝辉很是生气。

“小伙子，让你挑点担子那是组织对你信任。告诉你呀，为争取这机会，支队可是求爹爹告奶奶……”

“谢了谢了，李支队我求你别赶鸭子上架，我就一扶不起的刘阿斗，真的。”

就这样，陈克勤变成了“裸挂”。不挂副局长，金水县公安局原定要派车接他的，现因办案之需，派不出了。

“小伙子，别抱怨，不是副局长就不能享受该待遇。什么是规矩，这



就是！”说这话时，支队长十分解恨。

“我抱怨了吗？”陈克勤双手一摊翻着白眼，“我吊二话了吗？我无所谓！真的，李支队，公交车两小时一班，车钱又不要陈某出，有啥了不起？”

“坐公交倒不必，支队也可派车送你。不过，张局长正好上市里开英模会，经联系，你就搭他的顺风车吧。”

就这样，某月某天，李朝辉亲自开车送小陈到英模会现场。到时，大会尚未结束，两人就在车里等。半支烟工夫，从大礼堂方向传出一片热烈掌声，接着出口蚂蚁似的涌人流。朝辉跳下车。

“小陈，走。”

两人逆着人流朝会场挤。

“小陈，”支队长叮咛，“金水县虽艰苦，但公安局却是全国先进，你到那里要放下架子，虚心向基层干警学习。”

“李支队放心，我一定低调做人，踏实做事，而且要立志做大事，不立志做大官……”

“别贫嘴！给你介绍，这位张绍云局长，抓工作很有一股子虎劲，特别是侦办毒品案，无论办案数量还是质量，在全市都名列前茅，你到那不愁没案办。”

“没案办好啊，说明咱金水县是无毒县，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为啥要愁？”

“为啥？你说呢？”李朝辉停住，眼一瞪，显然被对方油腔滑调漫不经心态度惹怒了。

“李支队，别发火别发火，知道知道，没案办就得不到锻炼，就达不到下派目的。”陈克勤拖起长腔赔罪后，随即话锋一转，“但话又说回来，下面的毒品案能有市里办的大吗？”

“小伙子，别瞧不起县局案子，小地方关系复杂，办案难度一点不比上面小。不说了不说了，他来了。”

小陈顺支队长手指方向看，见会场大厅左侧旁门走出一五十出头、身材矮胖男子。这人腆着肚子，腋下夹着个黑色手提包，边走边摘取胸前佩戴着的红色绶带。当来人瞧见朝辉时，嘴里连连喊着领导好领导好，抢上来双手捧着“领导”之手，又是摇又是晃。朝辉忙道：“喂喂喂，打住打住。所谓领导，在市局起码是党委委员以上人物，还需努力还需努

力。”“你那是谦虚，对我们下级而言，市局一般干部都是领导，更别说中干了。”“要这样，领导遍街都是，就不值钱了。”两人有说有笑，显得十分熟悉。末了，李朝辉指着小陈介绍：“张局，这就是市局下派到你那里学习锻炼的小陈，陈克勤，添麻烦了。”

“什么话，上级同志到基层指导工作，欢迎还欢迎不过来呢。”说到这，张绍云放开李朝辉的手，转过身，左手自然把提包提上，身子微微后仰，伸出右手与小陈握握，又在其肩头拍一掌，“欢迎欢迎！”从头到脚打量，“嗯，年轻，英俊，威猛。小伙子多大啦？”

陈克勤举手敬礼：“报告张局，三十五了。”

这时，一胖胖的女人胸前挂着个相机拾级而上，“张局长！”

“哟，王记者，你好你好！”

张绍云打着哈哈上前与王记者握手，随即介绍过来：“朝辉支队长，小陈，紫艳可是市里有名的美女作家哟，小说都出了三本。”

初听“美女”二字，两市局干部眼睛一亮，随即看清，又不约而同眨鬼眼。尽管来人是不是美女有待商榷，但朝辉嘴上却不失礼貌：什么时候美女作家也写本书反映公安战线嘛。美女作家讲此项工作正在进行。张绍云补充：紫艳写了一部反映金水县公安局禁毒事迹的电视剧本，我们准备合作拍一部电视剧。朝辉赞道：好哇，张局，你可真会抓宣传，县局拍电视剧，这可又是全市首创呀。张绍云下巴微微抬起：我一向认为不懂宣传的局长不是合格局长，干了工作不宣传，打哑巴仗那可不行！这时，就在别人谈兴正浓的当儿，克勤插一嘴：金水县是省级贫困县，公安局拍电视剧经费怎么解决，听说那玩意儿挺烧钱的？朝辉一愣，一眼恨过来，小陈意识到冒傻了，一吐舌头。然而，绍云却不以为然：“李支队，小陈说的是大实话，”头一扭，“美女记者，我这就算给你汇报了，拍电视剧的两百万经费已经落实，找了家赞助企业，不会花县局一分一厘的。”

美女记者夸张地叫一声：“哟——张局真厉害！”

“现在关键看你剧本了，进展如何？”

“已经写了十五集，剩下的三月底完稿，到时还要去你那里征求意见。”

“随时恭候，说不定你来我们又有新素材提供了。”

一辆黑色奥迪车驶到台下，司机按了两声喇叭。张绍云喊万司，把车调个头，我们还要去市局装小陈行李。朝辉说行李在我车上，他现在



是一人吃饭全家不饿，就一箱子。

万司同小陈去搬行李。张绍云小声问：“三十五还单身，咋回事？”

朝辉压低嗓音：“刚离。”

“哦……”

“他妻子、应该叫前妻，美女，原本很般配的一对……唉，要怪只怪咱公安干警太穷，跟一个大款相识后，两人就拜拜了。”

“有小孩吗？”

“一男孩，上小学，法院判给女方了。说起这事，张局，你那要有合适的，还请帮张罗张罗。”

“没问题，只要小陈看得起咱小地方姑娘。”

行李装好，张绍云向朝辉伸出手：“还要赶路，告辞！小陈交给我你一百个放心，保证两年后还一个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同志给你。”又朝王记者挥挥手，向奥迪走去。

到了车旁，陈克勤抢前一步把副驾车门打开，张绍云说我俩坐后面，小陈就估计这车还要接人。

上车后张绍云道：“小陈你本地人，春芳路咋走给万司指个道。”

“不用不用，”司机自信满满，“俺老马一匹——识途！”

春芳路一家新开张的购物中心，一三十出头的高挑女人正在穿衣镜前试穿一件彩色真皮大衣。她左右扭动着身子，服装小姐在一旁直夸衣服好看有气质有品位没比这更合身更合适的了。

“衣服合适，钱不合适。”说完，顾客左转身照镜。

“姐开玩笑，一千八，开业酬宾，已经打了八折。”

“真的不少了？”顾客右转身照镜。

“不能少了。姐，买东西不能光看价格，关键是物有所值。你摸摸，这山羊皮是不是柔软润滑富有弹性？你看看这做工，针码均匀，找得出跳线断线不？哎呀呀，这长短、大小，就像比着你身子裁剪的；还有这颜色……”

顾客在其喋喋不休中慢慢脱下试衣，递还过去。

“姐不喜欢？”

“再转转。”说到这，挎包里手机响了，伸手接，“老张……出来了……我在这家叫……”

服装小姐：“新女人购物商城。”

“新女人购物商城，就在春芳大厦斜对面，万司知道的。正试衣……什么？买床被子，价格范围……开票，好好，知道了。”边把手机放进挎包边问：“你们商城有卖床上用品的吗？”

“有，三楼。姐，其实这件皮衣对你真的挺合适，而且商城搞有奖销售，奖品就有弹花被，只要你消费满两千……”

顾客眼睛闪一下，接过皮衣细看：“一千八，还差两百……”

“你可再买个钱夹，二百五的，我二百优惠给你。真的，你这样买，比单买被子划算多了。”

“我要票，正式发票？”

“当然正式发票，我们是正规商家，发票在税务局买的，交钱后凭收银条到总服务台开。”

不等顾客点头，服装小姐飞快开购买小票。

“等等，”顾客凑上前低声，“皮衣开成床上用品？”

“这、这恐怕不行。”

顾客恼怒，声音一下高八度：“不行就不买。”见服务小姐十分惋惜地瞧着自己，又小声，“实话告诉你，我不是出不起这皮衣钱，但既有地方报，又何必掏私人腰包呢？”

“姐，我这是服装专柜，不能开床上用品的，请理解。”

“我理解就是这单生意告吹。”

说完，顾客怒气冲冲朝外走，一中年男子笑嘻嘻追上来：“顾客小姐请留步，我是前台领班，有什么事能跟我说吗？”

服装小姐红着脸小声跟领班耳语，领班说死脑筋，这事可以变通的。

领班：“顾客小姐，你先交款，一会儿我们一起到总服务台，你需要开什么票商城给你开，我保证！”

汽车驶到蜀都市商业繁华中心一带，这里商铺林立，车多人多。

“小心点，慢点！找到地方没有？”张绍云边说边把头从车窗探出。

“局长，别伸头，小心碰伤。”万司对着后视镜提醒。

绍云问陈克勤：“小陈，知道新女人购物商城在哪？”

小陈摇头：“不知道，我平时最烦逛商店。万司，你刚才不说自己是老马吗，老马不应该迷路呀？”



“谁迷路了，这不正找吗，记得是顺这条路来的呀……咦，那不新女人购物商城，那不苗姐，那，那，就在路边。”

陈克勤顺万司手指方向看，见一年轻貌美女子正朝车子招手，心想：这一定是张局女儿了。

停车，下车。小陈朝女子笑笑，接过她手里提着的大编织袋。张绍云介绍这是仙灵阁酒楼的苗灵芝苗总，小陈你就叫苗姐。

“苗姐？”陈克勤一愣，再打量一眼美女，“这么年轻，叫姐叫妹还难说呢。”

苗灵芝：“我属兔。”

陈克勤：“我属牛。”

“我叫你陈哥。”

“我叫你苗妹。”

万司插言：“小陈，我奔四了都叫苗姐，这与年龄无关。”

“那与啥有关？”

“有些事……反正你跟着大家称呼就行了。”

这时，苗灵芝走到绍云面前，就地展开双臂转一圈，彩色真皮大衣随风飘洒开来。她问老张你看这合身不？陈克勤听见“老张”这个字眼就觉得她不像他女儿了。

张绍云：“你买的？”“嗯。”“多少钱？”“老张又不让你掏钱，问这干嘛。你就说好看不好看？合身不合身？”“好看好看，合身合身。”“看都没看，随口打哇哇。陈哥，你帮我参谋参谋。”“别叫陈哥，叫小陈，我也叫你苗姐，跟着大家称呼。”“瞎起什么哄？也行，小陈，你看这件皮衣如何？”

陈克勤借机打量苗灵芝高挑的身材，赞美说挺不错的。她脸上就绽出笑意。老张说别光说你的衣服，我让你买的东西呢？苗灵芝指着小陈手里的编织袋说那不是，装里面在。张绍云正要张口问价，灵芝抢道：开了票的，价格写上面，到时自己看吧。绍云就只好说什么了。

大家上车赶路。

“老张，小陈可是市上干部，你们县局今晚不搞个欢迎仪式什么的？”灵芝问。

小陈赶紧说不用不用，我又不是什么领导，我是来学习锻炼的，这样就够麻烦的了。绍云不接他的话，而对灵芝：“这事用你操心吗，早安

排了。”灵芝：“怎么安排的？”绍云：“嗨，小苗，吃河水长大的呀——管这么宽。”万司插言：“张局安排了一个欢迎会，大家聚一聚。”灵芝咕哝：“这还差不多。”

车内沉默了。陈克勤从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看。

“车内看书，小陈你眼睛受得了呀？”灵芝问。小陈：“没事，看个大概。”灵芝：“啥书呀？”陈克勤：“国家地理，我喜欢旅游。”

车内又沉默了。过一会儿，苗灵芝拧开口香糖瓶盖递到后排让张陈吃糖，陈克勤递还糖瓶时她问：“小陈，哪里人？”陈克勤：“五通桥。去过吗？”灵芝：“没有。”张绍云：“有一年办案我去过，那地方水很多，号称小西湖。”灵芝：“既在水边长大，小陈，会游泳吗？”“会一点。”“那有空得教我，我让老张教，他说他是旱鸭子。”

该老张发表意见，“旱鸭子”却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不吱声。

陈克勤：“你们……不，我们金水县有游泳池没有呀？”万司说不仅有游泳池，而且还有一条大江——沱江。陈克勤：“苗姐真要学游泳，还是游泳池安全些。到时候请、请张局一起去。”苗灵芝嘻嘻笑了起来，盯着后视镜中张绍云那有点变形的侧脸：“听见没有老张，到时一起去，别绷起脸了。”“谁绷起脸了？”老张把目光从车窗外收回，“说、说说，继续说。”

还没人继续说时，手机响了，是绍云的，他嗯嗯了两声，身子一下直起，嗓音变了：“马上追捕，一定不能让他跑掉！”说罢，啪地关上机盖。

车内鸦雀无声。

张绍云用手罩住眼，半晌，重新翻盖拨号：

“202，202，我是201，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对，要快！”

“305，我现在在回金水县的路上，立即通知交警，封锁所有出城道路。”

“306，能听到我说话吗？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振作起来，马上查清杜跛子的社会关系，对对……就按你说的办。”

车内空气仿佛凝固。好一会，陈克勤小声问：“出了什么事，张局？”

“一个涉毒嫌犯逃跑了。万司，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开快点，争取天黑前赶回县城。”

二

天刚擦黑，汽车驶入金水县城。

“局长，回局里？”万司问。张绍云：“不，去乘风饭店，沈队长他们在那等。”陈克勤：“情况特殊，把我送住处就行。”张绍云：“行什么，上级同志第一次到金水县，要饭都吃不上一口，今后我怎么见你们李支队？小范围，就禁毒大队几个同志为你接风。”

说话间，汽车驶过沱江大桥，在一家灯火辉煌的酒店门前停下。张绍云说小陈我们下车。陈克勤说苗姐一起去？苗灵芝转过身瞅老张一眼，说算了，人家都说“小范围”了，咱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老张赶紧说去吧去吧，都去都去。灵芝道：“口是心非，我才不去蹭你们公安局的饭呢。小陈，下次在仙灵阁，我做东，请你。”

于是，张陈下车，灵芝想想，也跳下来，拉老张到一边：“给！”“什么？”“购被子发票，两千，钱现在就给我。”“急什么，怕我赖账呀……两千？”“啊！”“啥被子这么贵？不对，说实话，水分百分之五十还是六十？”“五十六十咋啦？有点水分咋啦？跑腿不该有跑腿费？”“简直是周扒皮，告诉你，老张我现在是百家姓少了第二姓——没钱。”

灵芝瞪大眼睛盯住张绍云腋下提包：“没钱？堂堂公安局长包里没个十万八万可能，没个一万两万谁信？包这么鼓，我看看。”说完来抢，绍云躲开道：“算了算了，跟你开玩笑。”边说边拉开手提包，从里面拿出钱，数：“两清了——你呀……”当眼睛不经意看见她身上那件新皮衣时，递钱的手停住：“这该不是付你皮衣钱吧？”

灵芝将钱一把夺过：“胡说，我是那样的人吗？脸别拉那么长好不好，公安局又不是你私人的。”

绍云眼一瞪：“小苗以后不许这样，再这么我……”

“我什么我，说呀？”

“我……我再不找你办事了。”

不远处，陈克勤在小摊买包烟，递一支给万司，看着张苗在路边拉扯样子就问：“这苗姐……是张局什么人呀？”“猜猜。”“女儿？”“NO。”“亲戚？”“也NO。”“那就是朋友了？”“朋友当然是，范围又太广了点吧。”“万司，别绕弯子了，究竟啥关系？”“准养女。”“准养女？有这种

说法?”“咋没有，说养女又不是办了手续从小养大那种，可又是从小靠局长资助长大的，不是准养女是什么?”“对口扶贫，还是朋友范畴，准养女提法不准确。呃，万司，就年龄而言，她应该叫张局叔呀，怎么叫老张?”“以前是叫的，什么时候改的口我也不清楚。算了算了，我一个车夫在这议论领导隐私，犯讳了犯讳了……她上车了，我走了。”

万司烟头一丢，上车，汽车载着苗灵芝绝尘而去。

绍云走到陈克勤身旁：“刚才你俩说什么呢?”

“没、没说什么。”

“走，上楼去。”

于是，张陈二人上酒楼，在三号雅间与接风的同志见面。双方就像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似的，由张局长边介绍边握手。的确是小范围，就四人，三男一女，按职务高低依次是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郭皋川同志，党委委员、禁毒大队大队长沈纯朴同志，禁毒大队副科级侦查员祝旺达同志和禁毒大队科员级侦查员闵璞卉同志。

众人入席。赶上菜工夫，副局长给局长汇报。他说张局，就你上市里开会的那晚，县烟草公司根据匿名举报在沱江大桥设卡挡获了一车假烟，押车人弃车而逃，执法队将司机抓获。此人拒不交代假烟的来源和运往何处，清点过程中他们发现车里有吸毒工具，就通知禁毒大队去人配合。讯问过程中，嫌疑司机提出上厕所，小祝还寸步不离跟着，只没进去，不料这家伙突然关门，等大家撞开时，他已翻出窗外，烟草公司执法队的小徐发现去追，疑犯竟持刀行凶，暴力抗法，将小徐杀伤后逃跑……现已全城拉网式搜了两遍，暂无结果。

“张局，都……都怪我，”祝旺达说话有点结巴，胖胖的圆脸皮肉齐颤，“我……轻敌了，想贩运假烟大、大不了按非法经营罪处理，处罚不重，不至于狗、狗急跳墙。谁知他还真敢铤而走、走险。另外，他那瘸子也像、像是装的，我被、被骗了，请、请求处分。”

“现在关键不是处分谁，”局长板起脸，“关键是要抓回逃犯——暴力抗法，性质一变，这事要没个结果，我无法向县委武书记交代。”

“这事有点蹊跷。”陈克勤插一嘴，众人正等下文时，他又不说了。

绍云：“小陈，畅所欲言，从今天、从现在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不用客气。”

陈克勤：“我的意思……我在市局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一般非法经营



者被查获，总是千方百计托人说情、交罚款了事，为一车假烟行凶逃跑，有点反常。会不会另有隐情呀？”

沈纯朴看起来像个干瘦的小老头，头发花白，其实他今年五十刚出头。听了小陈的话，竖一下大拇指，下颌点点：“英雄所见略同。张局，我已要求烟草方面认真清理扣押的假烟，要件件拆封检查，不信就发现不了蛛丝马迹。”

“伤者情况如何？”张绍云问。沈纯朴：“腹部挨了一刀，没伤到内脏，轻伤。”“轻伤就好，”绍云道，“以后执法办案，要汲取教训，警惕性这根弦，是任何时候都松不得的。”

凉菜上齐了。绍云让服务小姐给大家斟酒，同时环视桌子一周，手两拍，恍然道：“喂喂喂，我们小陈接风，结果净说工作上的事，气氛是不是太沉重了啊？跑个犯罪嫌疑人，没啥大不了的，天塌不下来。来来来，大家进入正题——活跃点活跃点！”

大家紧绷着脸，气氛一时难活跃。

服务小姐给闵璞卉斟酒，小闵摆摆手，自己把杯子拿到后面酒柜放好。绍云说别拿走别拿走，放回来。闵璞卉不理他，空手坐回原位。绍云对陈克勤道：“璞卉是个好同志，不仅把大队内勤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办起案来也孙二娘一样泼辣，特别是在喝酒上，号称闵不醉……”

闵不醉叫了起来：“张局你还是领导呢，净瞎说。陈哥别听他的，我那绰号是抵就醉，意思是滴酒不能沾。”陈克勤：“小闵，别叫我陈哥，叫小陈。”小闵不解地眨眨眼：“年龄……你不比我大？”陈克勤：“入乡随俗，这与年龄没关系。”

众人一头雾水，绍云与小陈对视一眼，笑着道：“小闵，克勤同志现在是单身，怕被人叫老了，你就依他说的叫吧。”

这回是克勤同志叫起来：“哎呀张局，叫小陈与单身不单身没关系……算了算了，小闵你还叫陈哥吧。”

众人哄地笑起来，餐厅气氛一下活跃了。

绍云举杯入题：“小陈从市局下派到我们金水县公安局锻炼，这是我们县局的光荣。本来已安排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可今晚要追逃，临时又取消了。第一杯酒，歉意酒，干！”

局长带头喝了门杯，郭副局长、沈大队长和祝旺达也喝了，陈克勤说我不会喝酒，抿一口行不？绍云说：“不行，你要不喝就是不原谅我们